

美绘珍藏版



秦文君
男生贾里全传

少年儿童出版社

美绘珍藏版

男生贾里全传



秦文君 著

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男生贾里全传:美绘珍藏版/秦文君著.—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2016.1

ISBN 978-7-5324-9776-8

I.①男... II.①秦... III.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42074号



美绘珍藏版

男生贾里全传

秦文君 著

徐捷 图

赵晓音 装帧

责任编辑 周 晴 韦敏丽 美术编辑 赵晓音

责任校对 黄亚承 技术编辑 许 辉

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少年儿童出版社

地址 200052 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

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地址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易文网 www.ewen.co 少儿网 www.jcph.com

电子邮件 postmaster@jcph.com

印刷 苏州市越洋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20×980 1/16 印张 17 字数 304 千字

2016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4-9776-8 / I·3905

定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生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秦文君,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专业作家。1982年发表处女作,著有长篇小说《男生贾里全传》《女生贾梅全传》《一个女孩的心灵史》《天棠街3号》《宝贝当家》《调皮的日子》《逃逃》《小丫林晓梅》《小香咕新传》《十六岁少女》等五百余万字。2002年获国际青少年读物联盟(IBBY)的“国际安徒生奖提名奖”。《宝贝当家》《男生贾里全传》先后获中宣部第六届、第七届精神文明“五个一工程”奖。《男生贾里全传》获“共和国五十年优秀长篇小说”称号,《秦文君文集》《天棠街3号》等获全国优秀少儿读物一等奖,《少女罗薇》《男生贾里》《小鬼鲁智胜》获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中国作协全国儿童文学奖。其他作品分别获宋庆龄儿童文学优秀小说奖、冰心儿童图书奖、中国图书奖、国家图书奖提名奖、中华儿童文学奖、儿童文学园丁奖、上海文学艺术优秀成果奖、上海青年文学奖、“巨人”中长篇儿童文学奖、台湾杨唤儿童文学奖、台湾九歌文学奖等近50种奖项。



目 录

舞台明星 / 2

三剑客 / 9

小 丑 / 17

家庭轶事 / 24

苦恼的作家 / 31

冒险的代价 / 38

爱 心 / 45

选举风波 / 51

生日派对 / 58

戏院风云 / 65

父子之间 / 73

口吃患者 / 82

计 策 / 90

临时户主 / 96

硬派女生 / 102

抄袭案 / 108

野 炊 / 115



伟人细胞 / 121

三足鼎立 / 126

老鹰服务队 / 134

家里的丫头 / 144

胜败体育节 / 153

林武翔之夜 / 160

古板的老爸 / 169

书友庄静 / 179

风村宣言 / 190

校园恶少 / 200

奇异的女生 / 209

师生之间 / 220

时髦的计划 / 230

贾家大事记 / 239

神圣的情感 / 250



我敢下**赌**注，世上像我这样不走运的男生并不多。假如我没有个同年同月同日出生的妹妹；假如妹妹不是那种天资平平娇气十足的女孩——**退一万步讲**，只要她不在我们学校上学，那我就能节约许多脑细胞，或许还能出类拔萃大名鼎鼎。可惜，这都是幻想。为了这个同校同级**娇滴滴**的妹妹，我被一连串



麻烦包围了。

很想有朝一日把所有被妹妹**牵连**的男孩组织起来，成立一个苦恼哥哥协会……

——摘自贾里日记



舞台明星

都说周一是顶灰暗的一天,快乐的星期天一闪而过,变成新鲜的回忆跳来跳去,抓也抓不到;而下一个好日子却在一百多个小时之后,只有那种有耐力的人才觉得无所谓。

今天正是让人寒心的星期一,男生贾里匆匆往学校跑。他刚进初一,校徽新得显眼,T恤衫胸袋上别一支粗大的钢笔,脚上是大大的狼牌运动鞋,多少有点潇洒。不断有人说他的眼睛像阿兰·德隆,其实他很烦像任何影星,假如谁说他像某个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或许他会笑得露出牙齿。

对男孩来说,智商是第一位,相貌得往后排排。贾里这么想。

走在贾里左边的是他的朋友鲁智胜,那家伙胖乎乎,脸圆滚滚,头发稀薄,像个古代武士;乍一看,别人会以为他平庸得很,是那种好打瞌睡的家伙,其实他脑子很灵,关键时刻从不迷糊,真是人不可貌相。

鲁智胜喜欢说话,一路上就吹跟他爸的朋友的侄儿的同学们唱卡拉 OK 的事——反正他狐朋狗友一大帮。“喂,在 OK 机的话筒里一唱,效果不一样,就像歌星差不多,我唱完,朋友们都拍手捧场呐。”

“艺术团正缺男高音,你去做台柱吧!”贾里说,“要不要我代你去邢老师那儿求情?我去开口,她会考虑的。”

“算了,邢老师和我也很熟。”鲁智胜说,“不是吹,她每次见了我都点点头,跟熟人没什么两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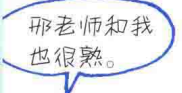
古人真是英明,那些传下来的古话时不时就能用上,特别是那句——“说到曹操,曹操就到”,在校园里兑现的概率大极了。

邢老师就站在校门口笑眯眯地看着他们。她是学校的音乐老师,同时还负责学校艺术团,手下有一帮子漂亮得引人注目的女孩子。邢老师长得很苗条,走路轻盈得像跳舞,她很爱打扮,新衣服一套又一套,涂口红,穿丝袜。要是换了别人,会给人一种讲时髦的感觉,可在邢老师身上,就很美,很协调,就是一种整洁高贵的味道了。“早上好!”邢老师招呼道,她一向亲切随和。“早上好!”他们说着,彼此看了一眼,都觉得她在招呼自己,而对方只是借了点光。鲁智胜甚至有点受宠若惊,添了一句:“您来得真早!”

他们慢慢地经过校门往里走,突然,邢老师叫道:“贾里,贾里,我跟你说了个事!”

鲁智胜有点想赖在边上。贾里推他一把,说:“你先走。”鲁智胜当着邢老师的面也不好做厚脸皮,只能规规矩矩地走掉。

贾里不知谈话的内容,他担心邢老师要他参加艺术团,艺术团里的女孩们不错——仅指外表,可一些男演员就有些讨厌,喜欢出风头,没什么头脑。邢老师一开





你妹妹贾梅艺术感觉不错，条件也好，在艺术团里她是个佼佼者。

口，他就如释重负，立马神色缓过来。

“你妹妹贾梅艺术感觉不错，条件也好，在艺术团里她是个佼佼者。”

这真是意外收获，贾里一直觉得妹妹丑丑的，想不通邢老师为何把她选进艺术团，现在才有些为这丫头骄傲，她居然也是匹千里马。

“但是，”邢老师补充道，“她练功不刻苦，这是很可惜的，规定的动作她总是完成不好。”

妹妹就是那种不好强的人，成绩马马虎虎，一吃苦就叫，还爱伤心，动不动就淌眼泪。贾里叹了口气，感觉肩那儿重重的，有点愧对邢老师。

“你要帮助妹妹，她素质不错，是棵好苗，多锤炼锤炼说不定会大有出息的，有这方面天赋的女孩不多，假如再加把劲……”

贾里站在那儿同邢老师谈了半天，跟老师谈妹妹的优缺点，使贾里生出一种当家长的感觉；鲁智胜远远地等在操场边，多少有点瘪头瘪脑，这也使贾里很开心。

整个午休期间，贾里都在拟定帮妹妹训练的计划。女孩的心理很难捉摸，贾梅平素就松松垮垮随随便便，会把毛茸茸念成毛耳耳，陶冶念成陶治。写写作业，冷不丁会冒出一句艺术团内部的事，譬如谁看不起谁啦，谁喜欢讨好老师啦，这些新闻他听了就头涨，又烦琐又无聊，婆婆妈妈，他时常要训她几句。

现在好了，贾梅前程似锦，她可能成为一流的舞蹈家，邢老师提到的“天赋”两字使他隐隐激动，天才的哥哥听起来也不错。

下午放学，贾里撇掉鲁智胜独自去药店转了一圈，然后奔回家候在那儿，妹妹贾梅一推开门，他就迎着门大喊：“快！一寸光阴一寸金。”妹妹睁大眼，反而笑了：“干什么？你傻掉了？”

贾里脖子上挂着哨子，满脸是汗，往桌上擦砖，手掌上沾着红色的砖屑，他正色说：“记住，我是个严肃的教练！”他接着就把邢老师的话学了一遍，当然，有点添油加醋，暗暗抬高自己。贾梅立刻就有些软下来，她很清楚自己在艺术团的表现，毕竟是妹妹，资格嫩了点。她嘟哝说：“邢老师怎么也会告状！”“练搁脚吧！”教练命令道，“我一吹哨子你就开始。”贾梅果然不凡，一伸腿就搁上桌子，稳稳的，像固定在那儿一样。“腿直一点，成九十度！”贾里毫不含糊，在她搁起的脚下塞进两块砖，“记住，两条腿要成直角，这很重要。这样，韧带就能练得更弹性！”连续又垫了两块砖，贾梅有些摇晃，两条腿就稍稍弓起来。

“站直！站直！”贾里拼命吹哨子表示警告，“否则我再加砖！”

贾梅哭丧着脸说：“我不愿再练了，我腿疼！”

这好办。贾里赶紧摸出一大包药品：“这是止痛片，既经济又实惠，你吃一片就感觉不到痛，涂一点松节油，腿上韧性更强。”

未来的舞蹈家连连摇头，她最怕吞药片，仿佛嗓子很细，不得已吃药时，总要捏着药片伸进嘴送至喉咙口，往往喝下几杯开水那药片仍在，所以吃药对她比什么都可怕，是一种折磨。

“不！不！”贾梅眼圈红了，“我不想做一流的舞蹈家了，再垫砖，骨头都得断，我不想做个残疾人！”

“忍一忍吧！要我求你吗？好，再坚持一下。一秒，两秒，三秒……”

“不行，半秒钟也不行。”

“你想想居里夫人，想想撒切尔夫人，我们家也快出一位女伟人了！记住，你需要毅力。”

贾梅的腿颤抖起来，她难受得已经忘记了哭泣，只是痛苦地自言自语道：“不行，我的腿酸极了，啾！动不了，它们不听指挥。”

“好，十八秒，十九秒，快创世界纪录了！”

正巧这时，门铃大响，贾梅像盼来了救星，哀哀地叫起来。进来的是来烧晚饭的吴家姆妈，她爱好大惊小怪，所以一见乱糟糟的家和这对大汗淋漓的兄妹，立刻大叫大闹：“反了，反了，你们就会给我添乱！”

第一次训练在贾梅嘤嘤哭声中宣告结束。但那训练计划却是不灭的，在教练铁面无私的坚持下继续着。经过连续几次的训练，贾梅已能高高地搁起脚来，并且能向下身用嘴巴碰到脚尖。在艺术团里，只要她一亮这好身手，那帮平日挺傲气的女孩全都鸦雀无声。

贾里很骄傲，毫不惭愧，就像他拥有这绝招一样。

转眼就快到校庆日了，学校艺术团要组织一台舞剧，剧本是贾里的班主任写的——那个老师别的本事没有，涂涂写写却很在行。听说，今年是建校四十周年大庆，那些已经老得忘掉中学时代的校友也要来观看表演。

“她们说，校友中有个人是舞蹈学校的校长。”贾梅说。

校长！没准是个秃顶的老头！贾里没在意。

“还有电视台的导演也要来。”贾梅消息很灵通，双手比划着。

“多一点人看也没什么坏处，不必惊慌。”

贾梅神秘地笑笑，带着女生的小计谋：“邢老师说，他们想到母校来选小演员。”



“噢，这倒是你大显身手的好机会，你一定要跳出水平来！”贾里像个老前辈一般，“机会难得，懂吗？”

“我懂。”妹妹故作深沉。确实，艺术团集中了一群最灵巧的女生，再笨的人进了她们的圈子也会沾点灵气的。那几天，贾梅果然勤快起来，早晚各练一次，一下子把她从吴家姆妈那儿讨来的旧绒线和竹针全都塞到床底下去了。

吴家姆妈极为不满，她一向怂恿贾梅跟她学点编织，这下，她的老师职务被免除了，所以总训斥贾梅说：“脚搁得这么高，多武腔！”

不久，剧本打印出来了，大意是写一个女生同她的好友们过了个幸福的星期日，而她的母亲——一个纺织女工却在家里洗碗做饭补袜子。

“你是不是演主角？”贾里问妹妹。

贾梅懊丧地摇了摇头：“主角是林晓梅演。”

贾里认识林晓梅，那确实是个新潮的女孩，总穿牛仔背带裙，能歌善舞，演唱流行歌曲时握着话筒捏来捏去，像在捏饭团，她演那个只顾自己的女生确实找不出岔子。“那你演主角的同学也不错。”贾里安慰道。“那都有人演了，她们刚才都在挑新时装呢！”贾梅一脸苦相。

“那么你不演了？”

“演的，邢老师让我演那个妈妈。”天哪，让妹妹演那个成天穿旧衣服的头发花白的角色，她只是做个背景，在舞台一个暗角里装模作样地补一双旧袜子，多么乏味，简直倒胃口，甚至不会有人多看她一眼；而那些功夫比她差的女孩却能穿得花红柳绿，在台前活蹦乱跳。

贾里看着妹妹认真地练着穿针引线的动作，心里火冒冒的。他决定要助妹妹一臂之力。他先找了邢老师，可没等他开口，邢老师就笑吟吟地问：“是为你妹妹高兴吧？艺术团有二十个人，只有五个轮到上台演出。”

“哦。”他只能顺水推舟地笑笑，他没想好怎么转话题，所以不好贸然开口。

邢老师亲切地拍拍他，他知道，这一下就算是无法挽回了。可他还得天真地笑着，直到邢老师离开，就跟一个十足的傻瓜那样。

后来，贾里还鼓足勇气去找过班主任，问他是不是能改一改剧本。

“为什么要改？请谈具体些。”班主任查老师一脸惊奇。

“应该让妈妈也参加群舞，否则，她太吃亏，像个受气包！”

“那样主题才深呢，能发人深省。”查老师一句话就打发了他。

贾里愣一愣，终于没把私心透露出来，有时话说出来不起作用，还不如不说。但他真心诚意为妹妹打抱不平，她练得那么苦，到头来，无法亮相，眼睁睁地看着机会越走越远。

临校庆那天晚上，贾里终于想出一个挽回残局的好办法，他对妹妹说：“我有个主意。”

妹妹向吴家姆妈借来个顶针箍，正像模像样地盘起腿练习她的补袜子行当。其实她一直说，她永远不做妈妈，要一直做个清闲的小姐。开什么玩笑，不懂她怎会委曲求全的。

“我想让你出出名，至少让人看到你的实力。”

贾梅的眼睛立刻亮起来。好，这就正中我意，贾里想。

贾里给妹妹设计了几个动作，让她在“女儿”和同学群舞时冲进去表演一番，“主要是把那绝招显出来，不能白白浪费。记住，腿的跨度至少一百八十度，来个把一字开、八字开什么的。”

妹妹睁圆了眼睛说：“那行吗？邢老师不会答应。”

“这叫创造性，懂吗？”贾里说，“平庸的人才循规蹈矩。”

“好吧。”贾梅很信赖教练，“可我不知道该什么时候站起来表演。”

“包在我身上。”贾里拍拍胸，像个真正的名教练，“到时候我在台下挥几下帽子，你就开始发挥。”

他们的密谋只有吴家姆妈听见，但因为她在考虑别的事，因此这话进了她的耳朵又被打发出来。吴家姆妈一个劲地想着那天要去观看贾梅的表演，并且担心没有像样的出客衣服。其实，不会有谁在乎她穿灰色还是米色的衣服。

演出开场前，贾里才感觉有些失算。第一排是贵宾席，坐的都是有名的校友，有个被称为蔡导演的正在那儿高声说：“剧本我都研究了，那剧中的母亲是最难演的，动作幅度小，但感情又错综复杂。”

邢老师连忙接口说：“在彩排中，她演得特别出色。那个同学很有灵气。”说这话时她瞥见了贾里，还朝贾里亲切地笑着。

“好吧，百闻不如一见。”蔡导演说。

贾里心里一动。他正坐在贵宾席后的那排座椅上，那段话他听了个一字不漏，他猫着腰刚想绕出去到后台给妹妹通风报信，正巧灯暗下来，大幕徐徐拉开，衣着灰不灰白不白的“妈妈”就上台忙开了，又是搓衣服，又是扫房间。

他知道晚了一步，就坐回去，把帽子脱下抓在手里，暗想，只要不挥动帽子，妹妹准会安分守己的。

黑暗中，坐在他身边的鲁智胜一个劲地说：“你妹妹真棒，演得太像了。”贾里也确实发现妹妹在台上表演自如，他还看见那个蔡导演频频点头。他庆幸那个信号取消了，否则，真得演砸了。



懂吗？



演到最后一幕，贾里发现妹妹有些心神不定，盘腿坐着补袜子，却老是焦灼地朝这儿打量。那个蔡导演悄声说：“真绝，她把人物的矛盾和痛苦都表现出来了，有一定深度和层次感。”

贾里的心快提到嗓子眼，他怕妹妹有个闪失，前功尽弃。鲁智胜哪知他的心情，只以为贾梅对他表示友好，所以一个劲地唠叨：“她又看我们了，我们得有所表示，给她一点鼓励！”

就在这时，贾里犯了一个原则性的错误，他嫌鲁智胜多嘴多舌，便随手用帽子抽了鲁智胜一下，示意他少开口；可那家伙却从中得到相反的启发，冷不防夺过帽子，使劲地挥了起来。霎时贾里感觉头都涨开了。

不幸的事发生了。盘腿坐着补袜子的“妈妈”得到信号，立刻不顾三七二十一，冲到台中央，猛地踢了下腿，可能是腿盘久了，脚发麻，或者是抽起了筋，反正她踢腿时打了个趔趄，同正在台上翩翩起舞的林晓梅撞在一起，“咚”一下，两个人同时倒地，一边的麦克风受了牵连也轰地应声倒下来……

台上台下立时乱成一片。贾里看见蔡导演大摇其头，说：“台风太差，怎么能这样胡来！”邢老师则满脸通红，急得简直要哭出来似的。

就是为了邢老师，贾里也恨不得用力拍打自己的脑袋，或者使劲跺跺地板。邢老师这个好心人不该这么倒霉！这世界都搅得乱得认不出了！

很晚了，贾里都不敢回家。鲁智胜闯了祸，也只好奉陪到底。贾里问鲁智胜：“凭你的经验，我妹妹要多久才能消气？”

鲁智胜有点幸灾乐祸：“少则三个月，多则半年。”

贾里长叹一声，他为妹妹惋惜，也为自己惋惜——他做不成天才的哥哥兼教练了。特别是，万一妹妹向邢老师道出秘密，那么，他会变成一个笑料，永远无脸见她。

“喂，你们是双胞胎，应该相互有感应的。”鲁智胜耍滑头。“去你的！”他没好气地当胸给他一拳，谁让他是个肇事者。

反正，贾里一直到饿得快倒下来才回家。他踮着脚跳芭蕾般溜进屋，妹妹已经哭够了，眼皮肿得像桃子。她边擦眼角边说了两句话，令贾里鼻子发酸。

她的原话是——我不会不睬你的，也不会跟任何人提这事。因为你是好心，我懂。

这两句话贾里终身难忘，妹妹真有些义气，像女侠——毕竟是一胎来的，哥哥的气概多少会影响妹妹一点的。但他只是想而已，并未流露出来。何必说呢，免得她骄傲起来。

我们和女生不一样。女生们要好起来，就把些小零食，话梅什么的相互请客，塞来塞去。朋友间也得万般小心，常为一句话闹翻。我们么，相互敲个“栗子”，来个扫堂腿，同样是亲热的表现，否则友谊就没意思了——谁会 and 女生一样精细？还有，十个男生中至少有九个喜欢搞点名堂，特别是我和鲁智胜

扫堂腿



，这方面志趣相投。

——摘自贾里日记

三剑客

在班委中,陈应达、鲁智胜、贾里是一个小团体。因为其他三位班委都是女生,这三个女班委之间并不友好,相互给脸色看,经常说赌气话。三个男班委从不偏向哪一方——谁搞得清丫头们的事呢?

用鲁智胜的话来说,他们这三个班里的精英中,陈应达是最出色的,他以头脑发达著称。他爱好广泛,有一大摞电子方面的书,并且专门收集各种型号的主战坦克的图片。前一阵,他老闷在家里翻书,说是想发明一种甲壳虫坦克。后来,果然敲敲打打,做了个模型,小小的,装了电池就能往前跑。

可是贾里不投赞成票。陈应达瘦瘦的,脸色苍白,架了副眼镜,十足的书呆子模样,他的胆子特小,看人打预防针都吓出鸡皮疙瘩。他也许能设计制造坦克,但绝不可能去驾驶坦克打敌人,要他上阵,他不晕过去才怪呢!

鲁智胜找不到知音就大为不满,责怪贾里不识货,天天在贾里面前吹风。

“你看陈应达的包,真正的牛皮,科学家派头!”

“算了吧,”贾里说,“人家陈景润,大数学家一个,衣着相当朴素。”

“人家陈应达气质好,看上去就优秀。”

“样子优秀的人并不一定真优秀。”贾里顶了一句。

鲁智胜翻翻眼睛,终于不再做声。

第二天,贾里在书包里发现一张纸条,上面没头没脑地写了句骂人的话:你是条盲目的狗。后面署名是神探。贾里揉揉那纸条,把它塞进全班最最计较的女生洪裳的课桌里,这下好了,洪裳立刻大哭大叫,把这事变成轩然大波。事情闹大了,以至惊动了教导主任。最后经过辨认字迹,这个胖胖的神探终于被叫进办公室训了一通。

那家伙一出门,就对着贾里大嚷:“你真不够朋友!”

贾里不动声色,说:“今天过愚人节!”然后把手搭在那倒霉的鲁智胜肩上。从此,鲁智胜不仅佩服陈应达,还对贾里甘拜下风。他这个人,优点不多,可有一条很突出:很有自知之明。他们



人总是要有些义气的,为班级作些贡献么!



三个齐心协力地搞了半年合作,人称“三剑客”。不知谁说过,两个朋友能好得很长,而三个朋友的友谊总容易有起伏,因为人的感情不是天平,总会有些高低。没人去研究这种说法的科学性,但这三剑客之间的友情突然面临了一场危机。当然这种危机是有原则的,跟丫头们的鸡零狗碎的矛盾完全不同。事情发生在校庆后的不久,学校要组织一场智力大奖赛,每班派一个选手。班委会决定选派陈应达去,因为他是个全能,能为班级争光。“不,不,不行。”陈应达说,“我抽不出空来准备这些。”“还有两个下午就比赛了。”鲁智胜劝说道,“你明天下午翻一下资料,后天下午上场,比一下就完了。”

“两个 afternoon?我能背多少单词?!”陈应达推推眼镜,耸耸肩,“English学习就是需要一种持续性。”

陈应达在外面参加了一个业余学校,专攻英语。他的英语签名非常华丽,据鲁智胜说已达到了外国名人的水平。口语一流利,他说中文时总要不自觉地冒出些单词,而且动作也有些洋味。听说他父亲让他初中毕业就去考“托福”,然后投奔他在美国的姑妈。陈应达是个罕见的孝子,所以一头扎进外语堆,成了啃书的虫,连“剑客”间的友谊都淡忘了。

“喂,喂。”贾里没好气地说,“人总是要有些义气的,为班级作些贡献么!”

鲁智胜敲边鼓:“你一出场,他们别的人就没有戏了。”

可惜,那个陈应达不比别人,他才不会让人几句话激得晕头转向呢。他有礼貌地听着,最后回答了一个字:No!所有人所费的口舌在这个无情的否定中变成废话。鲁智胜扫兴起来只会旧病重犯,嘀嘀咕咕地骂人:“真不够朋友,这四眼狗。真想一脚踢他去美国啃干面包!”

贾里说:“得想法教他一个新单词。”

“算了吧,他现在已有三千词汇量了。”鲁智胜气得很,好像又做了一回上当的主角,“他教教你还差不多。”

“我要教他对我们说——Yes!”

“噢,叫他乖乖地代表班级出场?”鲁智胜说,“神仙也办不到。”

“我想当神仙。”

他们俩坐在一起想了很久,愚蠢的主意出了一大堆,诸如,写一封恐吓信呀;去跟他父亲谈谈呀;把他劫持到比赛场呀,总之,它们很快就自生自灭,被否定得精光。

正在这时,教外语的祁老师从边上走过,那是个很注意修饰的男老师,话很少,嗓

你敢肯定？



音低沉，学生圈里都在传他一天喝三瓶酸奶，不吃中餐，光吃红肠面包；说他讲梦话都用外语。也不知这个典故是否有根据。他气度非凡的样子确实有些镇人。他们两个停下交谈，目送他走远。

“我要是能说服祁老师就好了！假如可能，我情愿掏钱请他喝酸奶。”

贾里也知道，祁老师在业余学校兼课，陈应达现在是他的门徒。但是，像祁老师这种高傲的人，要是求上门去，他是不会给Yes的，十有八九也是个No——陈应达的口吻也许就是来自他的教诲。

“No！”贾里学了一个低沉的否定。“像极了！”鲁智胜大叫，“忘了祁老师来代过课么？他就是这个音调。贾里，你真能模仿，甲级水平！”

“是吗？！你敢肯定？”

“绝对！”

贾里说：“好吧，今晚祁老师就往陈应达家打电话。”

鲁智胜想了半天，才转过弯子，笑得并住双腿，收起了肚子，说：“你不能甩掉我，这是我们两个共同想出来的。”

那自然，现在只剩下两剑客了，必须团结如一人，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这天晚上，贾里他们这两个当代剑客躲在贾里的小房里，给陈应达拨电话。陈应达不是那种稀里马哈的人，因此，跟他较量是件激动人心的事。

电话铃响了，他们听见陈应达叫了一声：“喂，这里是陈家，找哪一位？”

贾里没作回答，屏住气，放下话筒。鲁智胜早把爱华微型录音机开响了，耳机贴上去，那里正播放着正宗的美国口语。

“您是祁老师？”对方的声音变得恭敬起来。

耳机移了一下，作为背景，这很重要。贾里低沉的声音响起来：“你未在准备智力大奖赛吗？”

“No，这太没意思了。”

“No，no，虽然English学习需要一种持续性，可应用也很重要。”

“您是说，智力大奖赛上有英语智力题？”

“Yes！”一个标准的男低音，完全是祁老师的风格。

